

“年”是那久久的张望

◎春草

不知不觉又近年关,不由自主地想起了“年”。年,是古人抵御自然灾害的精神寄托,是百姓祈福避难的美好愿望,是中华民族精神符号,团圆、纳祥、祝福、和美、祈愿等年的重要内容表达方式。小时候过年,是盼望、是憧憬,亦是人间最美好的事了。家庭生活的境遇,简单说起来就是“紧”,就是苦了。父亲任教多年,当时的形势返乡,不精农桑,自然收成就少了,生活成了问题。平日里,粗粮野菜,过年能吃上好东西,这便是小孩的盼望了。过年能穿上新衣服,穿新鞋,即是憧憬了。那时候的“年”就是美好的代名词,幸福的同位语。现在的年轻人,是体会不到的。相对于平日的简单,重复的耕作劳动,“年”显得丰富、生动,当然,过年就变成了非常有意思的事了。年味,久而久之就成了幸福的种子,长在心田,油然而生,挥之不去,伴随终生。

进入腊月,“年”如慈祥的老人,便招起手来,大人、小孩的便“活”了起来。男人们,开始为过年而准备,筹划着怎么过年,调剂粮食,购东买西,从东边的集市到西边的铺子,置办年货。不久,家就变得生动起来。那时,天气比较冷,檐

头瓦当消融的屋顶的积雪,变成了冰溜子,在明亮的冬阳照耀下,闪着晶莹的白光。水珠滴在人的身上、脸上,反倒成了逗趣。院子里的雪人,瞪大了眼睛,瞅着调皮的孩童,伸出的雪臂,似乎要拥抱他们。不时的,稀落的炮竹声,似乎提醒着人们,要过年了。撒落在院子里红红的鞭炮屑,也为这简单的年,增添了些许雅趣。柴门贴上了年画,刷白的屋墙上,斜着张贴了“丰衣足食”“健康快乐”等字样的小小祝福标语。过罢小年,家家户户便忙碌了起来,男人们张罗着买肉、割豆腐,将架子上上的大白菜,搬到院子里堆放起来,红白萝卜也在角落堆挤着,等待人们的食用。年三十的前两三天,父亲最为忙碌,午饭,便在院子里摆上长桌,为乡亲们书写对联。村里的人们都排着队等父亲的对联。父亲写对联,很少用历书上的,而是根据各家生活的样子编写出来,无形中,便多添了真实、生动、有趣。难为的是,书写对联用的红纸,都是父亲买来赠送给乡亲的。为此,每年写对联的时候,母亲都会“怨怪”父亲,无非是说家里没钱云云。这几天,妇女们也是繁忙的,三五个妇女凑

在一起,为东家,为西家蒸馍。秦东合阳、韩城一带,过年用的馍最为生动,有老虎、有猪羊、有小老鼠,也有花卉状的,荷花、牡丹,这时候都变了出来,有的馍里包上了鸡蛋,放上了核桃、大枣。黑豆最有用,变成了动物的眼睛。剪窗花,也是一件有趣的事,三五成群的妇女,坐在炕上,手上舞动的剪刀,栩栩如生,嘴上欢声笑语。眨眼工夫,一片片红纸、黄纸、白纸便变成了形态可掬的窗花,贴在窗上。到了年三十,“年”的形象基本勾勒了出来。

年三十的当天,各家都设了“祠堂”,大方桌上,供奉着祖宗的牌位,八碗或十碗祭食,摆在桌子的中央。香炉升起的丝丝青烟,飘动着,诉说着人们的思念和祈愿。中午一两点之后,家家户户开始贴对联,之后,便是燃炮竹,街道上的人便多了起来,簇拥着从东家到西家,观赏对联,人群中,不时传来“写得好”的赞叹声。这,既说的是对联的书法,更说的内容,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,村里的人们,议论最多的是今年谁家的对联写得好。赏对联、品对联、评对联,耕读乡里流淌着质朴的传统文化的涓涓细流,在幼小的孩

子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是年三十的晚餐,午饭后,母亲和大嫂、姐姐、妹妹,便张罗着这顿团圆饭。在外任教的大哥、大嫂放了寒假早就回来了。年三十下午,二哥从西安赶了回来,病着的父亲,脸上有了笑容。傍晚,一大家子,终于围坐在一起,炕桌上摆满了碟子,盛着糖果和瓜子,装着早已煎炸好的各种小吃,豆芽菜、萝卜丝、豆腐丝也已早早恭候在那里。温热的散酒,在大哥的手里流了出来。敬祝父母之后,笑语声中夹杂着筷子声、问候声。一年的大事小事,随同记忆、牵挂,如同盘中的花生、瓜子被拣了出来。父亲的叮嘱,不知不觉在耳旁响起,随同除夕夜的鞭炮声,留在了岁月里,成了不逝的怀想……

团圆的年是美好的,是辛劳人们的一种希望、一种寄托,是一种纽带,将亲人们、乡党们连接在了一起。年是平台,忙于耕作的人们,在这里汇集、交流,交织的目光,透露出对方生活样子的渴望。年时春风,洗涤了成年累月奔忙的尘土,吹开了明日再奋斗的希望之花,绚丽地开了在新年的日子里。

说春联

◎王耀征

春节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圈的传统节日,春节家家贴春联是必不可少。义务为单位职工、街坊、朋友等写春联是我每年春节重要的劳动之一,看到人们热情踊跃地索要春联,为人们重视传统文化而欣慰。

每当写完春联回到家后,路过街头,浏览路边春联也是我的乐事,可看来看去却乐不起来,不但很多书法很差,简体繁体混用,对仗不工,平仄不讲,横批从左至右写,并且春联贴不对,似乎不知何为上下联,也不知上联贴哪边,或者理所当然把上联贴左边,实在不伦不类。

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减少,甚至舍弃对传统文化的了解,其中也包括春联。

“年”是古代传说的鬼怪,过年就是一场驱鬼活动,贴春联也为其一项。

春联起源于周朝,那时叫桃符,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,长六寸,宽三寸,桃木板上书降鬼大神的名字。直到宋代,春联仍称“桃符”,王安石的诗中就有“千门万户瞳瞳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”之句。宋代,桃符由桃木板改为纸张,叫“春贴纸”。

据学者考证,“春联”一词最早始于明代。是朱元璋下圣旨,命京城各色人等的家庭在春节时,门上用红纸张贴一副对联除旧迎新,谓之春联。

春联是对联的一种,那么就有对联的属性。对联上下联所表达内容的关系来看,可分正对、反对、串对三种。对联上下联字数必须相等,平仄声要和谐,尤其是上下联的尾字平仄要交错,一般上联尾字用仄声,下联尾字用平声,这样读起来才上口动听,具有韵律。上下联词性必须相同,即上联某个词是名词,下联也应是名词,上联某词是动词,下联也应是动词,以此类推。要虚对虚,实对实,物对物,数对数,颜色对颜色,形态对形态……

按现在城市的住房结构,上下联字数以七字对为多,五字、六字对也常见。至于横批,也叫横披,又叫横额,比上下联更讲究用词的高度概括,还要避免重复运用对联的词字,做到言简意明,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我曾为一百多名干部职工编写过嵌名春联,这种对联比普通对联更讲究一些,难度更大一些。所谓嵌名联,名字嵌进联中任何位置都行,而名字打头,则是嵌名联中的藏头联,和藏头诗相似又不完全一样,藏头联是嵌名联中的上乘联。嵌名春联要尽可能将恭贺新春的信息体现出来,上下联仍没反映出来的,则横批一定要连贯呼之而出。

春联既要编得好,还要用水平较好的书法写出来,正草隶篆皆可,行楷居多。现在大都流行售卖印刷好的春联,红纸金字;或是用金粉、清漆、汽油搅拌而成,用来书写的金字春联,不伦不类。最正宗的春联就是红纸黑字,墨香飘来,神清气爽。一副好春联就是一幅好书法作品。

中国汉字自甲骨文开始,其行文就是从上到下,从右至左书写,有三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,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仍是这样行文。中国大陆建国后,和国际接轨,书写行文从左至右和英文排法一样。这说不上是进步还是落后,但这种排法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。中国人讲究以太阳出升的东方为上,左右为东,行文即是东为上,右为上,春联亦是东为上联,右为上联。

可你上街看看,大多数春联都没写对或者没有贴对,这样下去,对的反倒成错了,谬论喊一百遍成真理了。

乾州的年

◎周虎子

老家在乾县农村,自然按乡俗过年。过去的年和现在的年还是不同的。

过去过年比较讲究,先要寻干净的土块,在水盆里浸成泥浆,再仔细往房里的墙面抹一遍,待干透后就会有几面整洁的墙,再找些报纸往炕的上方刷一圈,以便人靠上去不粘土。还要选个吉日将两口大铁锅翻过来铲去上面的黑灰泥。等快到年跟前了,去集市上称几斤猪肉,大年三十前几天还要蒸几大缸馍。当厨房里蒸汽弥漫,当风箱声有节奏的吧嗒时,这年就快来了。大年三十的下午还要请人写春联,天黑前贴在大门两旁。重要的还是要将院子内外打扫一遍,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年。大年三十晚上全家包饺子(乾县称角角),家长发压岁钱,然后坐在炕上守岁。那时候吃货也少,一点花生,几个核桃,鞭炮也是百头的长串拆开来逐个放。

大年初一得早起,穿着新衣服满村子跑着显摆,也会到邻家去混块水果糖,然后回家吃传统的浇汤面。乾县农村的大年初一,空气中弥漫着浇汤面特有的醋香,这香味也成了我对故乡的印记。我的味觉对这醋香很亲切,闻到它就知道是故乡的味道。

乾县农村的大年初二是忌日,约定俗成是致丧的活动。千万不可初二去串门访友走亲戚,人家要给脸色看的。初三开始串亲访友,路上都是提着礼当的行人,哪怕是生人也彼此问候着擦肩而过。农村待客是两顿饭,早中二餐。中午吃过席面叙过话后,客人下炕穿鞋将礼物掏出往主家桌上放,主家则留一两样挡回去算是还礼,有的还另搭些别的礼物,不能让人空手而归,这是礼节和讲究。农村人不论贫富,待客讲究的是大方、热情、厚道。即使往日有过节的人此时登门,谁都不会给脸色,定会热情招待。事归事,礼节归礼节,农村人特讲这个礼节。

现今的农村过年比过去的热闹欠了些,大多数人去了城里,但礼数依旧。除了亲友间按老规矩走动拜年外,同村里的人聚谈多了,泥瓦匠们会商量来年的工程,返运棉花的会和跑长途的司机议定下一次出门的细节,有孩子毕业的会和从外边回来的人商量孩子的就业去向等。市场经济的风早已刮进农家,人们思谋图变,年不再是一个聚会的传统节日,更多的是人际交往、信息交流的洽谈会。

老家的年味依然,但内容的确与时俱进。年还是年,可如今的况味变了,年成了一个假期。

应该说年是挺重要的,乡规俗约年关亲友必须走动拜年,正是这一讲究让人们又自觉不自觉地联络起来。再陌生还有亲情在,再冷淡也有礼数在。从这点讲,祖先是智慧的要构建和谐社会,许多礼数规矩都有深刻的道理在。过年的时候,会收到五花八门的祝福短信,有的看了半天还不知是谁发的。我想几句隔空的短语问候,远不如坐在一个桌子上把酒言欢的亲切。



回家 鲜康 摄

为年赋新词

◎孔明

回喜庆年气。扯布缝新衣,过年图新哩,不是喜新厌旧,而是辞旧迎新: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!猪肉往回捎,粮食磨成面;柴火准备足,馍蒸几蒲篮。腊月除夕辞年夜饭,好吃好喝桌上端;一边包饺子,一边享团圆。门前贴上红对联,喜迎门神守门栓;爆竹声中一岁除,新年来到人面前;见面一句“新年好”,年关就算过来了!人老几辈子,老陕人就是这样过年的。

人常说:“给嘴过年呢!”想一想,不是吗?既然“年”是背着谷禾回家呀,过年不就求个丰衣足食吗?年年有余的那个“余”,就是家有余粮的那个“余”。家有余粮,心里不慌,过年才有喜庆可言嘛。拱手一揖,道声“过年好”,你好好大家好;嘴受活,耳朵也受活,心里头更受活。走亲戚,送吃喝,也是给嘴过年哩!你来我往,饱食终日,喝不完的酒,说不完的话;一年的话都在餐桌上,一肚子话都在酒杯里。说的是一家话,道的是万古情。一些人家,说着说着,就抚今追昔了,就感念先人了,就感慨沧桑了。过

年,过成追忆似水流年了。

人常说:“过年是过娃呢!”是呀!是呀!往小了说,娃是一家人的指望;往大了说,娃是一个国的希望。过年不过娃,那还过个啥嘛!娃要穿新,娃是“新人”,也是继承人;给娃压岁,娃在长岁,也在长大;让娃响炮,给娃壮胆,也是让娃得到历练;带娃拜年,亲情被娃感受,又被娃传承。对娃来说,年是胎记,从小就被耳濡目染了;年是邮戳,过一年,长一岁;年是烙印,等长大了,一个时代就烙在心上了。敢问天下娃,哪个不是这样长大的?

人常说:“年越来越不像年了!”话是没错,但缺一问:“不像年了”,那像啥呢?怎样才像呢?说这话的都是过来人,各自揣着各自的童年故事,可能不尽然甜蜜,却也有道不尽的人生况味与趣味。一边津津乐道童年的浪漫与美好,一边又喟然叹息年味的寡淡与缺失。唉,抱着孩提时代的心,对过年焉有不失望之理?已经是成年人了,却仍在童年的梦境里流连忘返。把年寄存在乡村,

乡村却回不去了;乡村也渐行渐远,有的正在消失。唉,各人是各人的年,自然是: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

但是,年还得过呀!岁月在变,人也在变,年怎能不变呢?变就变吧,但万变不离其宗才好!要说啥“最中国”?年啊!若说华夏文明是一棵参天大树,那年就是根,只有根深,才会叶茂!年是农业社会先祖先民的发明,早已被赋予了古老智慧,这智慧已转化为普世的常识,这常识貌似寻常,实则越往深处想越不由得心悸,禁不住心驰神往。过年不是消费节俭,不是海吃山喝,不是宴聚狂欢,而是收拢人心并警示人心:不能忘本,不能忘乎所以,不能好了年景就忘了年。应该把“年”的渊源出处镌刻在每个人的脑门上:弯腰弓背,负禾回家,那才是“年”呀!古往今来,一辈接一辈,人都是这样做了匆匆过客。他们来自黄土地,又回归黄土地,留给我们的也只有黄土地。年,就扎根在黄土地里,带着祖先的魂,生生不息,繁衍到今……